

革命外史



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革命外史

(1)

翁仲作

1928

5472/02

自序

在革命的狂潮中，拾着些有趣味的故事，把牠演成這樣的幾卷通俗的小說；給人們做茶餘酒後的消閑品。這其間沒含有詆毀吾黨同志的惡意，也與革命的前程沒什麼相干。可是，我總膽小，所以脫稿了兩個多月，却沒給牠見過人面；一來，怕好事之徒，捕風捉影，硬將這裏面所記的不相干的事，派在自己的頭上，說是有意的在『太歲頭上動土，』不清不

自序 二

白地賞賜你一個『反動』的罪名，於是乎『小說者流』變做反動分子，這本小說也就不免要中途夭殤了；二來，怕忠實的同志們，說這些故事，都是清黨以前的事，做書的沒加以說明，囫圇吞棗，怕看小說的人們誤會到國民黨的忠實同志身上，使對國民黨的信仰低落，為保全黨的威信，給你一個『停止發賣』的命令。因此，我雖寫成了這幾卷無聊的小說，却不敢拿出來付印。現在呢，黨國的要人們，都在那裏歎氣，說革命的空氣消沉了，革命的精神喪失了，各級黨部多為腐化分子投機分子所把持，土豪劣紳並沒有打倒，却都搖身一變而為三民主義的信徒，遂使無官不貪，無吏不污。這樣的言論，載之於報章，列之於議案，隨地隨時，都可以見到聽到。黨國的要人，既可以這樣的著書立論，貧賤的小子，難道就

不好做小說賣錢，所以大胆的將牠付印。但是，上海的書局老闆究竟是驚弓之鳥，雖然已有這樣的護身符，到底還是怕黨權的干涉，有勇氣接受；結果，還是自己化錢，自己排印，自己發行，以免『城門失火，殃及池魚。』特此鄭重聲明，『如有過罪，與人無涉。』

一七·一、一、續序於上海

中華民國十六年陽歷一月，國民革命軍西出武漢，打倒了吳佩孚，東出江西，擊破了孫傳芳的右翼軍後，便派遣東路軍從贛東入浙，大軍浩浩蕩蕩，一路而來，已經到了常山玉山地界了。這個消息，自傳到了N地方以後，老百姓都捧著拳頭向天拜，一天巴望着一天，要瞧瞧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新國徽。西門口的萍江春茶樓上，登時就熱鬧起來了。王三伯是不

常喜歡管閒事的人，平日在家裏總是鬥門棋，擺擺七巧板消閑，近來因爲在上海學生意的外甥，寄給他一份隔夜的上海報，所以打聽新聞的人，時常要去他家裏，問長問短；尤其是麻皮阿生，一天總得走十幾遭。三伯母是好主婦，看不慣這種情形，就對王三伯道：『爲了一張報紙，門檻都踏穿，不如明天寫一封信回了他，省得人麻煩，就是茶水，一天也省下不少。』王三伯原是不喜歡管閒事，也就點點頭說：『回了也好。』

可是謠言一天一天的大起來。有一天麻皮阿生呼呼地跑到王三伯的家裏。三伯母正在廚上做菜，看見阿生進來就說：『我們的報紙回掉了。』阿生不理會，直衝進三伯的書房間。說：『三伯！不好了，城裏已經插起紅旗來了。』三伯正沐手焚香在校讀感應篇，聽說紅旗，到微微

抽吃」一驚，說：『什麼，革命軍來了麼？』阿生揩了額上的汗珠說：『大概快要到了罷？』三伯母聽說革命軍來了，便走去關上大門，面色已是一塊青一塊白，隨手倒了一杯茶，端給阿生說：『阿生叔，現在事情難弄，好在我們多年鄰居沒得罪過，你三伯是老實人，有事，你要照顧他才好：』阿四說：『對啦，我就爲這個，只是……』王三伯聽了半句不像話，說：『阿生弟，你說只是什麼？弟兄們從直說罷！』阿生喝了一口茶，看一看三伯母說：『只是爲的幾畝田呀！怕革命一到，就要充八了。』王三伯說：『真的麼，誰說？』阿生說：『今天一清早，前街上的錢老四在茶樓上說，前年冬天，他爲你家辦了一件賊案，後來他向你開口五十元錢，你不答應，下了他的面子；今年天報應，革命軍要來了，他已

預備去做革命黨人，有權處置你家的田地，要充公便充公，誰都不配講情的；據我想，三伯，趁事未臨頭，不如托人去說，平分天下，送給他一半罷。」王三伯聽了發抖道：「老四這惡狗，他又想咬我了。」阿生放輕喉嚨道：「三伯，別這麼說，如今時勢不同了，他會去做革命黨，你就沒辦法。」三伯母插嘴說：「說起賊事，阿生叔，你總是明白的，又沒偷着什麼，捉了就要放他；可是錢老四小事化大事，堅執着不肯，說他是自治委員，一定要辦賊送縣，還是你三伯不願意，再三替他討情，才依了他的主意，送了他廿塊錢，才把賊放了。」阿生說：「事體原是不錯，不過如今時勢究竟不同了。」王三伯氣得說不出話來。還是三伯母有主意，拉了阿生出去，袋裏掏出二塊錢，塞到阿生懷裏說：「阿生叔一切

仗你照應，這一些些給你買杯酒喫。』

錢老四是鄉村裏有名的大老，他中過半個秀才，做過五任的自治委員，縣裏老爺新上任，總要請他去吃酒，回家來嘴邊油膩膩地還發着亮光；他在街上賒了貨回家不出錢，誰都不敢向他要，他說『誰要我的貨錢，以後就不管他家的事；大爺不白要別人的貨，不過人們自己該識好歹。』

因此鄉下人見了他，都歌頌他的功德，說他是明亮的。革命軍出動北伐時，有幾個年青不懂世故的人，要起來反對他，在城隍廟門上貼了一張無頭榜，說他是土豪劣紳；給他曉得了，就提着一個爲首的，送到縣裏關了監，從此就無人敢說話，如今聽說他要去當革命黨了，鄉下人更不敢在他面前抬頭。

廿六軍獨立了，浙江省裏一片新氣象。錢老四坐在萍江春的樓上說：「周軍長請他當革命黨，已經答應了；要辦的事很多，但是第一件事，該先將王老三家的田地充公。」聽的人都稱贊他辦得公允，怕充公到自己的頭上。麻皮阿生因為是王家的隣居，狠有些嫌疑，便走到錢老四的面前說：「錢四爺的主意不錯，不過這是件小事，不必四爺費心，有吩咐，小的去代辦好了。」錢四爺看了他一眼，捋起鬍鬚打着呵呵道：「阿生到底聰明，將來也好當革命黨。」阿生眯着眼，半跪着說：「仗四爺栽培。」

有一小隊的革命軍，從官路上走過，臂膀上都纏着紅布，軍號吹得天響。鄉下老百姓圍着路邊看；錢老四捧了一籮燒餅，叫長工拿了一大壺茶

上去迎接。帶隊的軍官過來道謝，還向他行了一個舉手禮。鄉下人見了都吐舌頭。兵過去了，錢老四回到家裏，叫攏一班商家，說「犒賞革命軍的用費，每家應分派五元錢。」大家沒話說，都繳了款。

革命軍到的地方，黨部依次成立。縣裏黨部派公文到城裏，叫三闖學校校長李華，趕速籌辦區黨部。下午，學校停了課，李華請全體教員來會議，都志高氣揚地，商議了幾條標語；就請圖畫教員錢英畫花，國文教員王國魂寫字，忙了半天，才將標語貼出去。又領了全班學生去遊行，在官路上兜了一個圈子，嘴裏唱着「打倒列強打倒列強。」走到錢老四的門口，大家一齊喊起口號來——打倒劣紳錢老四，打倒土豪雄老虎。——內中有激烈的，在路旁挑了一堆牛糞，塗在他的牆上像一隻龜；

英拿出一幅紙，貼在他的大門上，上面畫着兩隻狗在交尾。」鄉下人看了都拍手笑。錢老四在窗裏往外望，看不像樣，忙着往屋後躲。遊行隊過去了。錢夫人哭喪着臉奔到毛廁裏，一把拉到錢老四，號淘大哭起來，錢老四心裏也很難過，拿着手絹替夫人揩淚。夫人說：『我家十代書香，先爹爹也做過一任正堂，你又是多年的自治委員，我在家裏時不要說，就是嫁給你也十幾年了，從沒吃過人家這樣虧；如今給小孩子們都來辱罵，將來怎好去見人，你還不快到縣裏去叫人，却還躲在毛廁裏吃蛆。』說着又哭，哭着又說。錢老四一面安慰夫人，一面說：『如今自治委員沒中用了，還是去找那個隊長，他喫過我們的燒餅，總該替我爭面子。』

錢老四打聽了二天，才曉得那隊長已經開到前線去了；縣知事却新掉

了任，便慌的當夜帶了長工，披星戴月，趕到縣城。縣裏的老爺，已經調換了二個；第三個是本地人，叫錢有靈，定明天接任。錢縣長是本縣商會裏的會董，開了一家押當，一家錢莊，家裏房子很多，有四房姨太太，從前王營長駐在時和他很要好，他曾送給他一位姨太太，去了一個月又送回來，說她不中用，另掉了一個五姨太太去。那五姨太很會奉承，闔家大小都喜歡她，所以錢有靈格外和營長相與。這回王營長倒了戈，升做團長，在嘉興打仗。出發時錢有靈送了好些銀子，說給他買煙吃，又送了五姨太二只鑽戒。王團長過意不去，便力保他繼任縣長。

錢縣長擇吉就任，先一日叫商會裏書記發通告，請各商號店主到衙門道喜，有不來的就是反革命。第二天錢縣長起床，就有大太太帶領了二

房三房四房的姨太太和婢女老媽們來道喜；太太穿了紅褲紅裙一身黑，進來先磕一個頭，錢縣長回禮不迭說：『有勞夫人。』太太說：『妻以夫榮，今天是老爺好日，應該叩頭。』接着闔家婦女來道喜，鬧着地板上碰蓬亂響。錢縣長坐了八人抬藍呢轎子，轎前雇用一班軍樂隊，從大街上走過，押着錢莊裏的夥計們，沿街挑着爆竹放，警察拿着木棍子趕叫化子，一直抬進正堂上下轎。

胡師爺捧過一顆印，請縣長向國旗行禮。錢縣長指着總理遺像說：『這位我很面熟，記不起在那裏會過的。』胡師爺應聲是，轉身向縣長行了鞠躬禮，署裏人也過來行禮。

紅紙貼在照牆上。賀客的人都進來道喜，錢縣長拱着雙手說：有

勞諸位，不約而來，本縣長榮幸萬分。」大家都說了恭維的話，在客廳裏用茶點，漸漸散去；祇剩下錢老四不走，從新過來道喜，爬在地上磕頭，錢縣長慌忙將他扶起來說：「不敢當，不敢當。」錢老四在袋裏撈出一張名片，雙手遞給縣長說：「我們是本家，照家譜上查起來，小的是六十二代，該稱一聲叔公哩。」錢縣長看了看名片說：「這從那裏說起，四海之內都是兄弟。」說着請他坐在上首，錢老四謙讓了一會方坐下半邊屁股，說：「小的在鄉裏任了多年的自治委員……」才說了半句，胡師爺過來向縣長稟告，省裏有公事來了，縣長忙站起來說：「少陪少陪，有話向胡師爺說罷，本縣長無不秉公辦理。」說罷走了。這裏胡師爺重新打過叫呼，錢老四又告訴了他一番經過。胡師爺說：「這事難辦，如今有了黨

部，不像從前，拔出火籤就捉人；不過錢委員既受了委曲，我們總得想法，今天縣長新接任不便說，晚上有便，請大駕到小寓裏來談談，想個方法罷。」說罷，捧一捧茶托叫送客。

胡師爺走到簽押房，錢縣長正伏在書桌上看公文。見胡師爺進來說：「胡師爺這事怎樣對付呢？」胡師爺想了一想說：「不難不難。」說着湊近縣長耳朵囁囁咕咕說了一會，錢縣長笑着點頭，說：「很好很好，煩你代勞去辦罷。」

二

「來省裏來的公文，說是現在軍事期間，軍需浩大，省庫空虛，各縣